



毕沙罗

《画家介绍丛书》

PISSARRO

卡米尔·毕沙罗

马凤林编著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卡米尔·毕沙罗

——一个谦虚而伟大的人

卡米尔·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 1830—1903)是法国印象派画家。人们谈起印象派,都会首推莫奈为雄,其次便是德加、雷诺阿、塞尚等,而毕沙罗往往不怎么被人重视。毕沙罗的确没有莫奈的名气大,然而,他确实是印象主义绘画运动始终如一的参加者和组织者,他对印象主义绘画的发展起过倡导和推动作用。他在印象派里是个很有影响的画家,所以我们评介毕沙罗的艺术,就不能单从他个人的艺术成就去看。客观说来,毕沙罗对印象派绘画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要比他自己的艺术成就重要的多。他对许多印象派画家有过直接教导,他的作品也曾影响了许多画家,他对这些人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很大作用,虽然他回过头又向他们学习过,但只能说毕沙罗对新事物的无私情怀并不因时而异,他是赞助任何事物总应向前发展的人,左拉(注1)曾中肯地评价毕沙罗,他说毕沙罗是一个不著名的人,很少有人提到他,他在率直地研究自然,在他的画上感到一种拙笨的顽强意志,他是个伟大的愚人。

一、毕沙罗的艺术道路

毕沙罗生于丹麦属西印度群岛波多黎各附近的一个叫圣多马司的小岛上,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个杂货店店主。毕沙罗从小就喜欢画画儿,每当父亲让他去港口监运货物时,他就利用随身带来的速写本画速写。后来他要专志学画,就不顾父亲的反对,会同在港口画速写时认识的朋友,同路去了维尼舒拉的卡拉卡斯。这时他父亲也同意了他的愿望,建议他去法国,接受著名大师的指导。

毕沙罗于1855年来巴黎求学,当时他25岁。他到巴黎时,正赶上巴黎正举行着一次世界美术作品展览——万国博览会。这次展览规模非常大,其中包括着二十八个国家中尚还活着的画家作品,其中尤以法国的为最精彩。毕沙罗由远僻偏狭的角落乍进这异彩缤纷的艺术之宫,眼界大开。他又兴奋又惶恐,作品的繁多使他兴奋,风格的纷异使他惶恐,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相比之下,毕沙罗对科罗的作品最为倾心,他觉得科罗的柔和调子、寓意的表现手

法和自己最为接近，他决心求学于科罗。科罗属于巴比松画派（注2），巴比松画家们主要研究和描绘乡村自然景色，他们倾心于纯朴的乡土生活情趣，他们的作品有浓厚的泥土气味，这与上层人物所喜爱的高雅趣味是不相吻合的，也是和描画上层生活的宫廷画家格格不入的。他们虽有自然主义倾向，但他们毕竟最接近现实主义。

在当时，科罗还未被众多的画家所承认，他也没有正式收过学生，当时有人曾说科罗和他的追随者都是些既无素描能力、又缺乏色彩天才的人们。虽然经人介绍，科罗接待了毕沙罗，但因毕沙罗还拿不出象样的作品，所以提不出什么。可是科罗对毕沙罗的影响却是很长时间也没有消除的。例如科罗认为艺术主要研究的东西是形体和明暗度，而色彩和用笔只是使作品迷人而已。毕沙罗就从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这些，就在大多数印象派画家都在追求光色效果而忽视形体时，毕沙罗也还在画上显示着各种物象的坚实的实体，毕沙罗的色彩始终是依附于形的，很少脱得很远。在绘画思想上，由于毕沙罗早年是出于自己的喜爱而画风景的，所以他一到巴黎就很自然地爱上了科罗、米勒这派画家。

毕沙罗到巴黎的最初三年里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他在不同画室里学习过，时间都不久。他到巴黎的第四年，即1859年的沙龙展览时，他第一次获得成功，有一幅在巴黎附近的风景写生得以参加了展览，毕沙罗这才得以拿着这幅作品去向科罗请教。由于这幅画被挂在不显眼的地方，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这时莫奈才刚来巴黎学习绘画。

有一段时间，毕沙罗常到奥菲尔码头的一个地方去画画，那里聚集了一批年轻的画家，大家称这儿为“斯维赛学院”。在那里莫奈很快认识了毕沙罗并常在一起作画，莫奈说毕沙罗是在用科罗的风格平静地作画，他说自己也在仿效毕沙罗的画法。

在1864年时，毕沙罗又有两幅作品在沙龙入选，这时毕沙罗在签名上正式写做科罗的学生了。和他同时入选的还有科罗的另一个女学生彼得·摩里索。在毕沙罗拜询科罗时科罗告诫毕沙罗：“不要模仿，不要跟随别人，研究时要非常朴实，正确地画出你所看见的东西，对自己要有信心。”这些忠告，我们现在品尝起来，也还是很正确的。在这段时间里，毕沙罗也受到库尔贝粗壮阔大风格的影响，曾用调色刀作画，但是他发现这种方法和他要微妙地表现东西不相适应，于是他又抛开了这种方法，改用大画笔作画，用色有些低沉，保持了科罗的一种内在气质。

1868年，毕沙罗有一幅风景又被入选，马奈、莫奈、德加、巴齐依、雷诺阿、西斯莱、摩里索等人各有作品入选，左拉写文章赞扬他们的成功，在谈到毕沙罗时，说毕沙

罗的这幅美丽的画是一个诚实人的行为。毕沙罗为生活所迫，开始卖画给画商，他不得不画些商业画来维持生活。这时期是这群青年画家突飞猛进时期。

1870年是印象派最重要的年头，由于普法战争，毕沙罗从鲁弗申（家住址）逃到伦敦，他的1855年以来的全部油画都没带走。可是伦敦之行，对于他的艺术起着重要作用，毕沙罗很喜欢伦敦风景，而泰纳和康斯太布尔的画更给了他很大启发。泰纳和康斯太布尔是英国风景画家，他们的风景画对于光的表现已接近真实、科学，尤其对外光的表现更有独到之处。毕沙罗在前一段的绘画实践中，通过自己对自然景象的直接观察，感到泰纳他们的色彩更为接近自然。但是，毕沙罗也发现出他们对自然还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他更进一步探索这些未解之处。当时莫奈也到了英国，莫奈也同样从泰纳、康斯太布尔和别的英国风景画家那里得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后来西涅克（毕沙罗曾经很支持他）谈到泰纳对毕沙罗和莫奈的影响，要比毕沙罗他们自己认可的程度大得多。

第二年，毕沙罗回到巴黎和塞尚在一起作画，毕沙罗的画法影响着塞尚，而塞尚也在影响着毕沙罗，虽说他们各自都在保持着唯一值得重视的东西——独特的感觉，但毕沙罗也承认艺术家在一起工作会互相感染。毕沙罗为使塞尚摆脱困境，还帮助塞尚推售作品，以后，由于画商丢郎—吕厄的推动，毕沙罗的油画获得每幅九百五十法郎的高价，毕沙罗的声誉猛然上升。

为了更多地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声誉，毕沙罗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甩开沙龙，自己筹办联合画展。毕沙罗成为主要组织者，从招募成员到选挂作品，他都下了很大功夫。经过一番复杂的筹集工作，第一次印象主义绘画联合展览于1874年4月15日展出了。尽管这次展览引起了社会上的种种责难，但是它的影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可是后来的情况是不妙的，秋天，毕沙罗因为卖不出画去，又面临冬季来临和物价上涨，他只好带着妻子儿女到朋友的农场去谋生路，毕沙罗确实有些悲观。后来接连又举行了两次展览，效果都不佳，毕沙罗生活处境更为不妙，欠了肉店和面包店的钱，妻子又怀了第四个孩子，他窘迫得几乎想放弃艺术。在筹集第四次展览时，毕沙罗又遇到了雷诺阿的背叛行为（雷诺阿送作品给沙龙），西斯莱和塞尚不想参加，摩里索也因怀孕不能参加，尤其同年巴黎也将举行一个新的万国博览会，毕沙罗更为灰心。不过这次展览效果比前几次都好，最后每个参加者都分到439法朗。

此后，印象派又举行了四次展览，尽管毕沙罗尽了最大努力来调解内部出现的分歧不合，而且虽然他也以卖画为生，但还是宁愿忍受贫困而放弃了在沙龙成功的可能性，

做出了表率作用，表现了一个长者的气度，还是难以挽住印象派画家们的最终解体。第八次印象派画展的结束，标志着他所倡导的印象主义绘画原则的完结，后来的新印象派画家又进行了一种完全不同意义的画法。习惯上，人们称早期印象派为浪漫印象主义，称后期印象派为科学印象主义。

虽然毕沙罗后来追随过修拉、西涅克的新印象画法，但他很快就发觉这种画法不符合自己的气质而抛弃了它，到晚年的几年里又回复到他对自然的实实在在的理解和表现上。毕沙罗在艺术上的几次变化，都有着新的发现，也是以科学的了解作为依据的，他既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又不盲从追求，他是个有创见的人，他对艺术的探讨也是坚定不移的。在他不断更新自己艺术的过程中，他又以无私的襟怀，促成了许多画家艺术的成熟，他对印象主义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二、毕沙罗对印象主义绘画的贡献

毕沙罗的艺术虽然不如莫奈的风格鲜明(莫奈更具备印象风格)，但是他却促成了好多人的艺术。塞尚、高更、修拉、西涅克都是在毕沙罗的发现和支持下起来的。毕沙罗也是这个绘画革新思想的推动者。

毕沙罗到巴黎的时候，正是法国美术风格异常繁多的时代，传统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竞相争庭。可是毕沙罗通过和各派大师的接触，感到安格尔的教学思想对自己是一种窒息，他也看到德拉克洛瓦的浪漫主义不适合自己的特点，于是他决心独立探求艺术。他常到托尔托尼咖啡馆、列士啤酒店和开勒啤酒店去，他在那里和一些年轻画家们争论艺术上的问题，这里还常有作家、诗人、新闻记者各种人物。

他们已经由古典主义同浪漫主义之争，转向了库尔贝的现实主义，他们开始认识到古典主义传统完全是一种毫无生气的教学原则，而浪漫主义也已成为一个没有躯壳的灵魂，过去的传统艺术遗产已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毕沙罗在这里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激动，他曾说“卢弗尔宫”(注3)应付之一炬，未来的道路应由年轻一代去寻求。他们赞贺现实主义艺术的兴起，诗人费南德·德斯诺耶在一篇论文中说到：“让我们多少是自己的吧，即使我们是丑陋的！除了存在的东西，至少是我们亲眼见到的、亲自了解的

或亲身经历的东​​西之外，我们不要去写，不要去画。”作家爱德蒙·丢郎提也在一篇专论绘画的文章里号召画家：“古代的人们创造他们所看见的东西，而你们应该创造你们所看见的东西。”普鲁东（哲学家、库尔贝的朋友）也主张：不管是美或丑的形象都能完成艺术的目的，现实主义不必做美或丑的保卫者，它有权力把存在的和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表现出来。

于是，这群年轻的画家们在现实主义艺术思想的鼓舞下，坚定了向旧传统挑战的信念，广泛地掀起了一个绘画革新运动，他们抛开了描绘圣经、皇宫、贵族等题材的束缚面向当代现实生活，而且是普通的下层生活。他们指出了下等人的生活同样高尚、同样有诗意，他们以自己的绘画来承认贫困阶级的尊严，这种人道主义行为在现在看来也是很进步的。库尔贝、科罗是印象派的领路人或启蒙者。

在技法上，他们不墨守成规，勇于探索，他们打破了完整均衡的绘画构图，即使是门前屋后的片断景象也可成立画面。他们各自选择了自己熟悉的生活面，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画出了一批有时代气息的佳作。他们以一个更具科学思想的新画派活跃在世界美术生活里。

印象派是由早期的两个自发形成的组织形成的，一部分是解散了的格莱尔画室里的这些人，他们以莫奈为首，被阿善特依的无边的美景所迷惑，这里有塞纳河水流过，风景美丽，尤其是这里水面的梦幻般闪光使得他们流连忘返；另一部分则是以毕沙罗为首，活跃在蓬图瓦兹的“斯维赛学院”里的一群人，他们在科罗真挚的态度指引下，关切着蓬图瓦兹的充满泥土气息的田园景色的实际价值。科罗的精神广泛地影响着印象派画家，毕沙罗更充分地发展了科罗的艺术主张，他比其他印象派画家更关注社会问题，他比较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主张艺术家的努力奋斗应同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他在这群印象派画家中年龄最大，他的艺术修养比别人更为内在，他要在最朴实无华的事情上发掘更深的意义。和莫奈不同的是，毕沙罗不仅注意了光色变化的表现，而且他对物象的实体也做了深刻观察和研究。他对实体的表现，给了塞尚以很大启发。

当时，毕沙罗常去“斯维赛学院”作画，他很快注意到一个来自南方的埃克思的青年，就是保罗·塞尚，毕沙罗发现了塞尚作品中有独到之处，就是对物象实体的认识，可是当时塞尚的艺术很不被人理解，除了毕沙罗和左拉之外，塞尚很孤立，毕沙罗对他表示了热情支持。毕沙罗认为塞尚的作品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绘画，他深信塞尚是个有非凡天赋的人。他将震惊好大部分人，这些人太急于责备塞尚了。

塞尚的画引起了毕沙罗的期望，可是毕沙罗为人谦逊，并不以为自己对塞尚艺术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而塞尚自己却心悦诚服地承认，他对自然的理解，是以毕沙罗为基础的。后来塞尚的艺术得到了世界的承认，是划分现代绘画的分水岭，成为现代绘画的鼻祖，也可看出毕沙罗的卓视慧眼。

1877年，毕沙罗在第三次印象派联合展出中，接纳了一个新成员，即保罗·高更。毕沙罗总是抱着帮助别人、发现人才的宗旨，他的纯朴的绘画思想影响了高更，高更厌恶“文明社会”的浮华虚伪而向往着超凡脱俗的原始生活，他接受了塞尚的表现方法，汇合起自己的艺术思想创出了首创的象征主义艺术风格。毕沙罗总是这样大力扶植有首创精神的新生力量。

1884年，毕沙罗结识了保罗·西涅克，由西涅克介绍又认识了乔治·修拉。他通过和这些年轻人的交谈和讨论，毕沙罗又发现了更新的色彩构成原理，就是运用色彩规律代替观察自然时的本能，也就是引导视觉的科学方法——知识代替直觉。修拉、西涅克就是把不同纯净的颜色不经调合，用小笔触排列出各种物象，通过观者的视觉完成它的调合。毕沙罗马上接受了这种理论，对这种技法也表示了赞同，他认为这种方法是科学根据的，它比用调合的颜色画出的画更具有强烈的光彩。毕沙罗为维护这一革新派别和他的老朋友们激烈争论，他为争取让修拉、西涅克参加第八次展览做了极大努力，最后毕沙罗获得成功。可是为此，毕沙罗和大家发生了矛盾，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明显化了。但是他却以此换来一个新画派的诞生，使世界美术又增添新的一页。毕沙罗为扶植它，和他的老朋友们产生了不可补救的裂痕。

三、毕沙罗的宽容心怀

毕沙罗性情温善，心怀宽容，他在团结朋友共同向旧势力挑战时，不计私愤，忍辱负重，承受种种个人委屈而坚定不移。所以尽管他有过过激的主张，但是他的爽朗性情，他的无私宽大的胸怀，以及他从不阿谀奉承的品格，还是赢得了大家纯真的热爱。大家常常把他当做讨论问题和争论观点发生争端时的公正人，大家都很敬重这个文雅而温静的艺术家，就连性情最多疑的德加和塞尚都和他有深诚的交往，大家尊他为“摩西”（注4）。

在1866年向沙龙选用作品时，毕沙罗建议科罗考虑塞尚的作品，当时科罗已经做了评审员，尽管另一个评审员杜比依做了劝解，科罗还是十分反对，他不赞成他的学生有不附合他的观点的新倾向。毕沙罗很不满意，从此不再称自己是科罗的学生，结果这次毕沙罗只有一幅画入选。尽管毕沙罗自己也很穷，但他却经常帮助塞尚推销作品，并且，为了争取塞尚参加印象派画展，毕沙罗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大家都怕观众会嫌塞尚的作品太粗暴），可是后来在几次联合展览时，塞尚却不顾毕沙罗的困境，对印象主义产生动摇，不参加印象派联展而送作品给沙龙。这种拆台做法，对毕沙罗是很不好受的，莫奈、西斯莱、雷诺阿等都有过此种做法。但是毕沙罗并没有因此责怪他们，他认为这也是没有办法，因为贫困对于任何人都是难以忍受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毕沙罗的宽容心肠。

毕沙罗为人公正忠恳，在商讨第六次展览时（1881年），开依波特（印象派画家，画展组织之一）劝导毕沙罗饶恕莫奈、雷诺阿、西斯莱和塞尚，他说毕沙罗是唯一有权不饶恕他们的人，因为他同样经历着贫困而不动摇，德加不具备这种权力。可是毕沙罗为德加做了辩解，他没有忘记德加在他困难时常常帮助他，他认为德加虽然古怪高傲，争论起来不肯让人，大家都怵头和他打交道，但是德加坦率忠实，对印象主义道路非常坚定。别人确实很少一贯到底，都大大小小产生过动摇。

毕沙罗并不因为自己曾对别人产生过影响而高傲自许，凡是他认为对的东西，即便是别人从他那里得到而又发展了的东西，他也毫不犹豫地重新拿来，而且一定是溶入自己的艺术之中，成为自己的东西。如对莫奈、塞尚、修拉、西涅克等都曾如此，他不断地根据自己的新发现创新着自己的艺术。在他发现有些东西不适于表现自己真实的视觉感受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开它。他既表现了一种高尚透彻的教师长者气度，又显示出一种谦虚温善的平易襟怀，他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又往往不怎么为人所知。

到了第八次印象派展览以后，毕沙罗为完全失掉和自己有二十五年交情的老朋友而感到孤独和痛苦。但是，他又因为自己能与新思想相协调而感到宽慰，也因为能替塞尚、高更、修拉、西涅克等人的艺术形成尽过力而感宽愉。他对别人的公正批评因他的善良人格而得到调合，他的过激信仰因极度的和善而得到平衡。尽管他在艺术上不如莫奈，

但是他对艺术事业的热情专志，已经逐渐得到人们的承认，莫奈称他是“谦虚而伟大的人。”

注1：左拉是法国十九世纪初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美术评论家，塞尚大学时的同学，和印象派许多画家都有交往。

注2：巴比松画派是法国十七世纪末产生的一个画派，主要画家有卢梭、米勒等。他们为摆脱绘画上为迎合上层人喜欢的矫饰虚伪的宫廷艺术，主张真实地描绘自然风景和人物，因为经常在巴比松村，故而人们称他们为巴比松画派。

注3：卢弗尔宫是法国封建王朝时宫殿，后做美术馆，收藏着大量的世界名画。

注4：摩西是圣经故事中的人物，传说为古代以色列英雄，八十岁高龄时仍精力充沛、勇于战斗。曾领导六十万以色列人从埃及王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建成一个独立的以色列民族。

主要作品解说

《鲁弗申通往凡尔赛的路》(图13页),这是毕沙罗接近成熟风格的作品,从画上还能看到科罗的影响,尽管画的是市镇街道,可是还能使人感到很浓的田园味道。和煦的阳光温柔地洒在街道上,树和花圃的颜色很沉着透亮,与天空明亮的蓝色及地上的黄色和谐地交映,画面显得明快而又温静,可以看出毕沙罗的风格已近成熟。

这年由于普法战争,毕沙罗由鲁弗申逃居英国,匆忙间未能把自1855年以来的全部作品带走,后来大部分散失,这一年是毕沙罗的转折点。在此以前的作品,带有巴比松画派摹拟自然的写实特点,风格朴实,在这年的作品中,又增加了他自己对色彩的新发现。

《村口》(图15页)是继1871年从英国回到巴黎画的《通往罗康库尔的路》之后的又一幅路边风景画。英国之行,使毕沙罗大受启发,泰纳和康斯太布尔的作品,使毕沙罗悟出了更多的色与光的关系。英国当代有独到之处的风景画家们对光和色的观察和研究,使毕沙罗更直接地学到了很多。这幅画,除了保持着毕沙罗的质朴的田园情趣外,颜色开始发光了。由于和塞尚一同作画的影响,在用笔上,肯定有力,连平坦的马路由于树干投影的作用,也显得非常服贴结实,画上的一切都给人以有力的感觉。毕沙罗也曾承认艺术家的风格会互相感染,如《蓬图瓦兹冬日坡路后的街道》(图4页)、《花束》(图2页)等,都明显地表示着这种倾向。

《蓬图瓦兹的采石场》(封底),在毕沙罗所有的作品中,这是最显眼最不协调的一幅作品,毕沙罗大部分作品都采用小笔触画成,即使接近点彩派时也是如此。这幅画很多处是用调色刀压成的,画面颜色对比强烈,树干和树叶都已接近黑色,山石和小路在烈日照射下已经发白,对比之下,具有强烈的阳光感。山石树木的形状不追求转换关系,

用单片颜色来构成，注重了颜色的远近关系。这幅画既有库尔贝的阔大风格，又带有塞尚坚实肯定的痕迹，是受塞尚影响最深的一幅画。这种调子对毕沙罗来说，是不太适宜的，后来毕沙罗抛开了这种风格。

《蓬图瓦兹春日里的菜园和开花的树》（图16页），自从1872年，毕沙罗把家搬到蓬图瓦兹，直到1884年，他画了大量的当地风景，这里是毕沙罗再喜欢不过的地方了。他早在1870年就在这儿呆过一段时间，这是个农村小镇，旁边有令人喜悦的溪谷，这里的乡情很适心怀，这里的每个景色都使毕沙罗醉心。这是描绘春天的菜园一派生机盎然的画面，毕沙罗被这春日的乡村美景陶醉了。他尽量用小笔触破开树枝和菜畦等物的清楚轮廓，表现出春日的阳光和上蒸的空气弥漫在各种物体周围而产生的闪烁效果，放弃了塞尚的坚硬肯定的画法，追求着空气的颤动感，色彩在画面上更加闪烁发光了。抒情的田园景色加进了画家兴奋的激情。画面有很强的时间感，是毕沙罗比较成功的外光作品。他对光色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手法上更完备了。

《红色屋顶，冬天的乡村一角》（图17页），这也是毕沙罗的一幅成功的外光作品，冬日的山村，树叶已经落尽，树干的投影清晰地投在地坡上，地坡上残存着秋天的老绿，暗红的树丛，红色屋顶，画面几乎除了天空和白色墙壁是冷色调，都是暖颜色，但是画面依然透出了一股清冷的气息。虽然有阳光的照射，却能使人感到扑面的清寒，这种效果可以说明毕沙罗色彩感的敏锐，否则难以表达得如此准确。在画面上，也似乎融合进了画家的心情感受。这段时期以来，毕沙罗的日子很不好过，由于第二次印象派联合展出不佳，大家都很灰心，毕沙罗也很悲观，但是毕沙罗还是坚持再干起来的信念，继续探求艺术。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对于色彩的认识和表达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蓬图瓦兹货车停车场》、《蓬图瓦兹的街道》和《中庭院》等，每幅画都显示了毕沙罗技巧的成熟，也表达了画家的温良性格。街上的人们在轻松地来往，人们干着自己要办的事情，暖洋洋的阳光均匀地洒在每个角落，天上的白云悠悠地飘浮，一切都显得很宽裕、轻松、平和，丝毫看不出画家贫困交加的生活情绪，这时期的毕沙罗曾寄人篱下度日啊！毕沙罗的心胸确实宽宏。

《拿着细软枝条的少女》(图19页)，这是毕沙罗一个阶段内的风格。由于印象派内部的分歧，毕沙罗更热爱无争纷的田园生活，果园里摘果子的女孩儿们、休息着的农妇、汲水井旁的姑娘，都吸引着毕沙罗去作画。毕沙罗在这些画里，表现了一种内含、温稳、宁静的情思，在观察这些田园生活的画面时，毕沙罗看到了自然界各种色彩在静静闪烁跳跃，他用画笔把他所感觉到的色彩平列地摆出，他看到各种物体是由无数的小色块平面组成，他把这些有色彩感的平面用细小笔触戳点出来，避免生硬的边界线，用这种方法，毕沙罗创造了一个闪光世界。

这一色彩表现方法基于这样的原理——光产生的色，有光才有色，如果绝对的无光，世界一片黑暗，即使人们常说的黑色，也是在或多或少反射和吸收着光，一切颜色都有一定倾向，没有绝对的黑色和白色。各种物体有不同颜色，不同颜色的波长不同，这些不同的波长投射到人的眼睛里，使人产生了不同的色彩感。

毕沙罗的这一色彩认识的发展，导致了后期印象派——点彩派的产生、他给予修拉、西涅克以很大支持，毕沙罗尽管后来没有成为点彩派，但是他却为这一派别的产生创立了基础。不过，毕沙罗和修拉、西涅克有很大不同，毕沙罗只是刚开始以这种认识表现画面，还保持着原来的气质，没有最后走向静止的色彩世界。

毕沙罗以这种方法表现的几幅田园风景是别有韵味的，这种方法表现绿荫闪亮的景象更相适宜。拿着枝条的姑娘，坐在绿茵遮盖的石头上，不同色阶的绿色在跳跃，清爽惬意。毕沙罗把占画面绝对优势的绿色画活了，舍此是很容易画死板的。这一类作品还有《戴红头巾的妇女》、《早餐时喝咖啡的农家姑娘》、《弗利克斯》等。

《汲水井旁的妇女和小孩》(图21页)，也是毕沙罗的一首田园抒情诗。青年农家妇女靠在井旁小酣，浇灌用的喷壶斜放在井边，垂落的胳膊和松弛的手掌，可以看出劳动之后的微倦，但是心情是轻快的，她静静地看着小女孩，小女孩象是向她诉说着什么。远处的菜花果树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近处的小草也在闪着光亮，就连妇女和小女孩脚下裸露着的地面，毕沙罗也用细小的笔触点缀而成，妇女的桔红色头巾和小孩的金色头发镶嵌在菜畦的绿色块上，小女孩和妇女的裙子穿插在发红的井台和地面上，交相辉映，光彩夺目。毕沙罗的每一笔颜色都在倾诉着自己对这里一草一石的爱，这里的一切都是有形的，而一切又都是颤动的，这也是一首热情的光与色的交响曲。

《雾中的鲁昂乐只岛第二十字架》(图23页)是毕沙罗明显转变的一幅画,形体的轮廓和透视关系全然不要了,毕沙罗把微妙差别的颜色,一笔接一笔地排列起来,用颜色本身的冷暖来推出画面的空间深度和物体的平面影象,完全用以色彩的物理知识来表达人的视觉感受,画面呈现了一种宁静的情绪。雾天的河面,蒙蒙的感觉,毕沙罗是如何想到这样表现的呢?

1885年,毕沙罗碰见了西涅克和修拉,看了他们的作品后,接受了这种点彩方法,其实他们的这个方法是受毕沙罗的影响后形成的,是毕沙罗小笔触的发展。他们把直觉上升到科学,用知识代替本能。他们把纯净的颜色用小笔触按物体形状排列出来,通过观者的视觉去完成调合。这种分色方法,具有更强的色彩表现力,有更强的光彩,如《提水的妇女》等。后来毕沙罗感到这种方法不能适应表达自己的感情,于1890年以后放弃了它,又回到了他原来的风格。

《雨中的法兰西剧院广场》(图26页),毕沙罗于1898年画的这幅画,他于七月间又在鲁昂画了很多幅码头或大教堂的风景画。这时,他已经恢复到原来的画法,追求准确和较确切的形。他象莫奈一样,在不同的时间里画这些风景,观察它们在不同时间内颜色的细微变化。这幅雨中的剧院广场,色彩的时间感是很强的。

《巴黎皇家大桥和花神之阁》(图28页)这是毕沙罗的最后一幅佳作。他集一生的努力,在这幅画上体现得很完备,扫尽了他人影响,全力地忠实自己的感情。明澈闪亮的河面,萧萧摇曳的红叶,凉风吹拂着茫茫天空,阳光清冷地照在大桥和楼阁上,好一派深秋景色!毕沙罗的观察是入微的,表现手法也是质朴的,经过丰世的辛勤探索,毕沙罗还是认可了自己的风格,就是温和、明净、闪烁的画面。这既是他性格的写照,也是他心灵的表露。美丽的自然和他太协调了,他对自然太熟悉了,以至他无力违背自己的视觉真实去歪曲自然。自然物象是实实在在的,只是在光的魔术下迷离闪烁而已,并没有因其闪动而面目全非。他最后一批作品就说明了他的这一心情。《渔网和新建桥一瞥》和另几幅描绘大教堂的作品都是他的这类惬意之作。



1. 鲁弗申，雨后街上的马车 一八七〇年



3.

自画像

一八七三年

